南史/卷2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十 ◄

南史
卷二十一

► 卷二十二

列傳第十一

王弘

王弘，字休元，琅邪臨沂人也。曾祖导，晋丞相，祖洽，中领军，父珣，司徒。

弘少好學，以清悟知名。弱冠爲會稽王道子驃騎主簿。珣頗好積聚，財物布在人間，及薨，弘悉燔券書，一不收責，其餘舊業，悉委諸弟。時內外多難，在喪者皆不得終其哀，唯弘徵召一無所就。

桓玄克建業，收道子付廷尉，臣吏莫敢瞻送，弘時尚居喪，獨道側拜辭，攀車涕泣，論者稱焉。

宋武帝召補鎮軍諮議參軍，以功封華容縣五等侯，累遷太尉左長史。從北征，前鋒已平洛陽，而未遣九錫，弘銜使還都諷朝廷。時劉穆之掌留任，而旨乃從北來，穆之愧懼發病，遂卒。宋國建，爲尚書僕射掌選，領彭城太守。奏彈世子左衛率謝靈運，爲軍人桂興淫其嬖妾，靈運殺興棄屍洪流，御史中丞王准之曾不彈舉。武帝答曰：「端右肅正風軌，誠副所期，自今以爲永制。」於是免靈運官。後遷江州刺史，省賦簡役，百姓安之。

永初元年，以佐命功，封華容縣公。三年入朝，進號衛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。帝因宴集

曰：「我布衣，始望不至此。」傅亮之徒並撰辭，欲盛稱功德。弘率爾對曰：「此所謂天命，求之不可得，推之不可去。」時稱其簡舉。

少帝景平二年，徐羡之等謀廢立，召弘入朝。文帝即位，以定策安社稷，進位司空，封建安郡公，固辭見許。進號車騎大將軍，開府、刺史如故。徐羡之等以廢弒罪，將及誅，弘以非首謀，且弟曇首又爲上所親委。事將發，密使報弘。羡之既誅，遷侍中、司徒、揚州刺史、錄尚書事，給班劍三十人。上西征謝晦，與彭城王義康居守，入住中書下省，引隊仗出入，司徒府權置參軍。元嘉五年春，大旱，弘引咎遜位。先是彭城王義康爲荊州刺史，鎮江陵，平陸令河南成粲與弘書，誡以盈滿，兼陳彭城王宜入知朝政，竟陵、衡陽宜出據列藩。弘由是固自陳請。乃降爲衛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。

六年，弘又上表陳彭城王宜入輔，並求解州，義康由是代弘爲司徒，與之分錄。弘又辭分錄。弘博練政體，留心庶事，斟酌時宜，每存優允。與八座丞郎疏曰：「同伍犯法，無人士不罪之科，然每至詰謫，輒有請訴。若常垂恩宥，則法廢不行，依事糾責，則物以爲苦。恐宜更爲其制。」時議多不同，弘以爲：

謂之人士，便無庶人之坐；署爲庶人，輒受人士之罰，不其頗歟？謂人士可不受同伍之謫，取罪其奴客，庸何傷邪？無奴客，可令輸贖。有修身閭閻，與群小實隔，又或無奴僮，爲眾所明者，官長二千石便親臨列上，依事遣判。又主守偷五疋，常偷四十疋，並加大辟。議者咸以爲重。弘以爲：

小吏無知，臨財易昧。或由疏慢，事蹈重科。宜進主守偷十疋，常偷五十疋死，四十疋降以補兵。至於官長以上，荷蒙榮祿，冒利五疋乃已爲弘，士人至此，何容復加哀矜。且此輩人士可殺不可謫，謂宜奏聞，決之聖旨。文帝從弘議。弘又上言：「舊制，人年十三半役，十六全役。今四方無事，應存消息。請以十五至十六爲半丁，十七爲全丁。」從之。及弟曇首亡，文帝嗟悼不已，見弘流涕歔欷，弘斂容而已。既而彭城王義康言於帝曰：「曇首既爲家寶，又爲國器，弘情不稱，何也？」帝曰：「賢者意不可度。」其見體亮如此。

九年進位太保，領中書監，餘如故。其年薨。贈太保、中書監，給節，加羽葆、鼓吹，增班劍爲六十人。謚曰文昭公，配食武帝廟庭。

弘既人望所宗，造次必存禮法。凡動止施爲及書翰儀體，後人皆依放之，謂爲王太保家

法。雖曆藩輔，而不營財利，薨亡之後，家無餘業。而輕率少威儀。客有疑其諱者，弘曰：「家諱與蘇子高同。」性褊隘，人有忤意，輒加詈辱。少嘗撦蒲公城子野舍，及後當權，有人就弘求縣。此人嘗以蒲戲得罪，弘詰之曰：「君得錢會戲，何用祿爲。」答曰：「不審公城子野何所在。」弘默然。自領選及當朝總錄，將加榮爵於人者，每先呵責譴辱之，然後施行；若美相盼接語欣歡者，必無所諧。人問其故，答曰：「王爵既加於人，又相撫勞，便成與主分功，此所謂奸以事君者也。若求者絶官敘之分，既無以爲惠，又不微借顏色，即大成怨府，亦鄙薄所不任。」問者悅伏。子錫嗣。

弘子 錫

錫字寡光，位太子左衛率、江夏內史，高自位遇。太尉江夏王義恭當朝，錫箕踞大坐，殆無推敬。卒，子僧亮嗣，齊受禪，降爵爲侯。僧亮弟僧衍，位侍中。弘少子僧達。

弘少子 僧達

僧達幼聰敏，弘爲揚州時，僧達六七歲，遇有通訟者，竊覽其辭，謂爲有理。及大訟者亦進，弘意其小，留左右，僧達爲申理，闇誦不失一句。兄錫質訥乏風采。文帝聞僧達早慧，召見德陽殿，應對閑敏，上甚知之，妻以臨川王義慶女。

少好學，善屬文，爲太子舍人。坐屬疾而於揚列橋觀鬥鴨，爲有司所糾，原不問。性好鷹犬，與閭里少年相馳逐，又躬自屠牛。義慶聞之，令周旋沙門慧觀造而觀之，僧達陳書滿席，與論文義，慧觀酬答不暇，深相稱美。訴家貧求郡，文帝欲以爲秦郡。吏部郎庾仲文曰：「王弘子既不宜作秦郡，僧達亦不堪蒞人。」乃止。遷太子洗馬，母憂去職。

與兄錫不協。錫罷臨海郡還，送故及奉祿百萬以上，僧達一夕令奴輦取無餘。服闋，爲宣城太守。性好遊獵，而山郡無事，僧達肆意馳騁，或五日三日方歸，受辭辯訟，多在獵所。人或逢，不識，問府君所在。僧達且曰：「在近。」其後徙義興。

及元凶弒立，孝武發尋陽，沈慶之謂人曰：「王僧達必來赴義。」人問其所以，慶之曰：「虜馬飲江，王出赴難，見其在先帝前，議論開張，執意明決，以此言之，其必至也。」僧達尋至，孝武即以爲長史。及即位，爲尚書右僕射。僧達自負才地，一二年間便望宰相。嘗答詔曰：「亡父亡祖，司徒司空。」其自負若此。

後爲護軍將軍，不得志，乃求徐州，上不許。固陳，乃以爲吳郡太守。時期歲五遷，彌不得意。吳郭西台寺多富沙門，僧達求須不稱意，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寺內沙門竺法瑤得數百萬。荊、江反叛，加僧達置佐領兵。台符聽置千人，而輒立三十隊，隊八十人。立宅于吳，多役功力，坐免官。後孝武獨召見，傲然了不陳遜，唯張目而視。及出，帝歎曰：「王僧達非狂如何？乃戴面向天子。」後顏師伯詣之，僧達慨然曰：「大丈夫甯當玉碎，安可以沒沒求活。」師伯不答，逡巡便退。

初，僧達爲太子洗馬在東宮，愛念軍人朱靈寶，及出爲宣城，靈寶已長。僧達詐列死亡，寄宣城左永之籍，注以爲子，改名元序。啟文帝以爲武陵國典衛令，又以補竟陵國典書令，建平國中軍將軍。孝建元年，事發，又加禁錮。表謝言不能因依左右，傾意權貴。上愈怒。僧達族子確少美姿容，僧達與之私款。確叔父休爲永嘉太守，當將確之郡，僧達欲逼留之，確知其意，避不往。僧達潛於所住屋後作大坑，欲誘確來別，殺埋之。從弟僧虔知其謀，禁呵乃止。御史中丞劉瑀奏請收案，上不許。二年，除太常，意尤不悅。頃之，上表解職，文旨抑揚。侍中何偃以其言不遜，啟付南台，又坐免官。

先是，何尚之致仕，復膺朝命，於宅設八關齋，大集朝士，自行香，次至僧達曰：「願郎且放鷹犬，勿復遊獵。」僧達答曰：「家養一老狗，放無處去，已復還。」尚之失色。大明中，以歸順功，封寧陵縣五等侯，累遷中書令。黃門郎路瓊之，太后兄慶之孫也，宅與僧達門並。嘗盛車服詣僧達，僧達將獵，已改服。瓊之就坐，僧達了不與語，謂曰：「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，是君何親？」遂焚瓊之所坐床。太后怒，泣涕於帝曰：「我尚在而人陵之，我死後乞食矣。」帝曰：「瓊之年少，無事詣王僧達門，見辱乃其宜耳。僧達貴公子，豈可以此加罪乎？」太后又謂帝曰：「我終不與王僧達俱生。」先是，南彭城蕃縣人高閣、沙門釋曇標、道方等共相誑惑，自言有鬼神龍鳳之瑞，常聞簫鼓音，與秣陵人藍宏期等謀爲亂，又結殿中將軍苗乞食等起兵攻宮門。事發，凡党與死者數十人。僧達屢經犯忤，上以爲終無悛心，因高閣事陷之，收付廷尉，於獄賜死。時年三十六。帝亦以爲恨，謂江夏王義恭曰：「王僧達遂不免死，追思太保餘烈，使人慨然。」於是詔太保華容文昭公門爵國姻，一不貶絕。

時有蘇寶者名寶生，本寒門，有文義之美，官至南台侍御史、江甯令，坐知高閣謀反，不即聞啟，亦伏誅。

僧達子道琰，徙新安。元徽中，爲廬陵內史，未至郡，卒。

僧達孫 融

融字元長，少而神明警慧。母臨川太守謝惠宣女，性敦敏，教融書學。博涉有文才，從叔儉謂人曰：「此兒至四十，名位自然及祖。」舉秀才，累遷太子舍人。以父宦不通，弱年便欲紹興家業，啟齊武帝求自試，遷秘書丞。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，贈儉詩及書，儉甚奇之，笑謂人曰：「穰侯印詎便可解。」曆丹陽丞，中書郎。

永明末，武帝欲北侵，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，融因此上疏，開張北侵之議。圖成，上置琅邪城射堂壁上，遊幸輒觀焉。九年，芳林園禊宴，使融爲曲水詩序，當時稱之。上以融才辯，使兼主客，接魏使房景高、宋弁。弁見融年少，問：「主客年幾？」融曰：「五十之年，久踰其半。」景高又云：「在北聞主客曲水詩序勝延年，實願一見。」融乃示之。後日，宋弁於瑤池堂謂融曰：「昔觀相如封禪，以知漢武之德，今覽王生詩序，用見齊主之盛。」融曰：「皇家盛明，豈直比蹤漢武，更慚鄙制，無以遠匹相如。」上以魏所送馬不稱，使融問之曰：「秦西冀北，實多駿驥，而魏之良馬，乃駑不若，將旦旦信誓，有時而爽，駉駉之牧，遂不能嗣？」宋弁曰：「當是不習地土。」融曰：「周穆馬跡遍於天下，若騏騮之性，因地而遷，則造父之策，有時而躓。」弁曰：「王主客何爲勤勤於千里？」融曰：「卿國既異其優劣，聊復相訪，若千里斯至，聖上當駕鼓車。」弁曰：「向意既須，必不能駕鼓車也。」融曰：「買死馬之骨，亦以郭隗之故。」弁不能答。

融躁于名利，自恃人地，三十內望爲公輔。初爲司徒法曹，詣王僧佑，因遇沈昭略，未相識。昭略屢顧盼，謂主人曰：「是何年少？」融殊不平，謂曰：「僕出於扶桑，入于湯穀，照耀天下，誰雲不知，而卿此問？」昭略云：「不知許事，且食蛤蜊。」融曰：「物以群分，方以類聚，君長東隅，居然應嗜此族。」其高自標置如此。

及爲中書郎，嘗撫案歎曰：「爲爾寂寂，鄧禹笑人。」行遇朱雀桁開，路人填塞，乃捶車壁曰：「車中乃可無七尺，車前豈可乏八駿。」

及魏軍動，竟陵王子良于東府募人，板融甯朔將軍、軍主。融文辭捷速，有所造作，援筆可待，子良特相友好。晚節大習騎馬，招集江西傖楚數百人，並有幹用，融特爲謀主。武帝病篤暫絶，子良在殿內，太孫未入，融戎服絳衫，於中書省合口斷東宮仗不得進，欲矯詔立子良。詔草已立，上重蘇，朝事委西昌侯鸞。梁武謂範雲曰：「左手據天下圖，右手刎其喉，愚夫不爲。主上大漸，國家自有故事，道路籍籍，將有非常之舉，卿聞之

乎？」雲不敢答。俄而帝崩，融乃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，西昌侯聞，急馳到雲龍門，不得進，乃曰：「有敕召我。」仍排而入，奉太孫登殿，命左右扶出子良，指麾音響如鍾，殿內無不從命。融知不遂，乃釋服還省，歎曰：「公誤我。」

郁林深怨融，即位十餘日，收下廷尉獄。使中丞孔珪倚爲奏曰：「融姿性剛險，立身浮競，動跡驚群，抗言異類。近塞外微塵，苦求將領，遂招納不逞，扇誘荒傖。狡弄威聲，專行權利，反復唇齒之間，傾動頰舌之內，威福自己，無所忌憚，誹謗朝政，曆毀王公。謂己才流，無所推下，事暴遠近，使融依源據答。」融辭曰：「囚實頑蔽，觸行多愆。但夙忝門素，得奉教君子。爰自總發，迄將立年，州閭鄉党，見許愚慎。過蒙大行皇帝獎育之恩，又荷文皇帝識擢之重，司徒公賜預士林，安陸王曲垂盼接，前後陳伐虜之計，亦仰簡先朝。今段犬羊乍擾，令囚草撰符詔。及司徒宣敕招募，同例非一，實以戎事不小，不敢承教。續蒙軍號，賜使招集，銜敕而行，非敢虛扇。且'張弄威聲'，應有形跡。'專行權利'，又無贓賄。'反復唇齒之間'，未審悉與誰言？'傾動頰舌之內'，不容都無主此。自上甘露頌及銀甕啟、三日詩序、接虜使語辭，竭思稱揚，得非誹謗。囚才分本劣，謬被策用，悚怍之情，夙宵兢惕，自循自省，並愧流言。伏惟明皇臨宇，普天蒙澤，戊寅赦恩，輕重必宥，百日曠期，始蒙旬日，一介罪身，獨嬰憲劾。」融被收，朋友部曲，參問北寺，相繼於道；請救於子良，子良不敢救；西昌侯固爭不得。詔于獄賜死，時年二十七。臨死歎曰：「我若不爲百歲老母，當吐一言。」融意欲指斥帝在東宮時過失也。先是，太學生會稽魏准，以才學爲融所賞，既欲奉子良，而准鼓成其事。太學生虞羲、丘國賓竊相謂曰：「竟陵才弱，王中書無斷，敗在眼中矣。」及融誅，召准入舍人省詰問，遂懼而死，舉體皆青，時人以准膽破。融文集行于時。

從子 微

微字景玄，弘弟光祿大夫孺之子也。少好學，善屬文，工書，兼解音律及醫方卜筮陰陽數術之事。宋文帝賜以名著。初爲始興王友，父憂去職。微素無宦情，服闋，除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，仍爲中書侍郎。時兄遠免官歷年，微歎曰：「我兄無事而屏廢，我何得而叨忝踰分？」文帝即以遠爲光祿勳。

微爲文好古，言頗抑揚，袁淑見之，謂爲訴屈。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爲吏部郎，微確乎不拔。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舉，廬江何偃亦參其議。偃慮爲微所咎，與之書自陳。微報書深言塵外之適。其從弟僧綽宣文帝旨使就職，因留之宿。微妙解天文，知當有大故，獨與僧綽仰視，謂曰：「此上不欺人，非智者其孰能免之。」遂辭不就。尋有元凶之變。

微常住門屋一間，尋書玩古，遂足不履地。終日端坐，床席皆生塵埃，唯當坐處獨淨。弟僧謙亦有才譽，爲太子舍人，遇疾，微躬自處療，而僧謙服藥失度，遂卒。深自咎恨，發病不復自療，哀痛僧謙不能已，以書告靈。僧謙卒後四旬而微終，遺令薄葬，不設車需旐鼓挽之屬，施五尺床爲靈，二宿便毀，以常所彈琴置床上，何長史偃來，以琴與之。無子，家人遵之。所著文集傳於世。贈秘書監。

微兄 遠

微兄遠字景舒，位光祿勳。時人謂遠如屏風，屈曲從俗，能蔽風露。言能不乖物理也。

遠子僧佑字胤宗，幼聰悟，叔父微撫其首曰：「兒神明意用，當不作率爾人。」雅爲從兄儉所重，每鳴笳列騶到其門候之，僧佑輒稱疾不前。儉曰：「此吾之所望於若人也。」世皆推儉之愛名德，而重僧佑之不趨勢也。

未弱冠，頻經憂，居喪至孝。服闋，發落略盡，殆不立冠帽。舉秀才，爲驃騎法曹，羸瘠不堪受命。

雅好博古，善老、莊，不尚繁華。工草隸，善鼓琴，亭然獨立，不交當世。沛國劉瓛聞風而悅，上書薦之。爲著作佐郎，遷司空祭酒，謝病不與公卿遊。齊高帝謂王儉曰：「卿從可謂朝隱。」答曰：「臣從非敢妄同高人，直是愛閑多病耳。」經贈儉詩云：「汝家在市門，我家在南郭；汝家饒賓侶，我家多鳥雀。」儉時聲高一代，賓客填門，僧佑不爲之屈，時人嘉之。

稍遷晉安王文學，而陳郡袁利爲友，時人以爲妙選。齊武帝數閱武，僧佑獻講武賦，王儉借觀不與。竟陵王子良聞其工琴，於座取琴進之，不從命。永明末，爲太子中舍人，在直屬疾，不待對人輒去。中丞沈約彈之云：「肆情運氣，不顧朝典，揚眉闊步，直轡高驅。」坐贖論。時何點、王思遠之徒請交，並不降意。自天子至於侯伯，未嘗與一人遊。卒于黃門郎。子籍。

遠子 籍

籍字文海，仕齊爲余杭令，政化如神，善於擿伏，自下莫能欺也。性頗不儉，俄然爲百

姓所訟。又爲錢唐縣，下車布政，咸謂數十年來未之有也。

籍好學，有才氣，爲詩慕謝靈運。至其合也，殆無愧色。時人咸謂康樂之有王籍，如仲尼之有丘明，老聃之有嚴周。梁天監中，爲輕車湘東王諮議參軍，隨府會稽郡。至若邪溪賦詩云：「蟬噪林逾靜，鳥鳴山更幽。」劉孺見之，擊節不能已已。以公事免。

及爲中散大夫，彌忽忽不樂，乃至徒行市道，不擇交遊。有時塗中見相識，輒以笠傘覆面。後爲作唐侯相，小邑寡事，彌不樂，不理縣事。人有訟者，鞭而遣之。未幾而卒。籍又甚工草書，筆勢遒放，蓋孔琳之流亞也。湘東王集其文爲十卷云。瞻字思範，弘從孫也。祖柳字休季，位光祿大夫、東亭侯。父猷字世倫，位侍中、光祿大夫。瞻年六歲從師，時有伎經門過，同業皆出觀，瞻獨不視，習業如初。從父僧達聞而異之，謂其父猷曰：「大宗不衰，寄之此子。」年十二居父憂，以孝聞。服闋，襲封東亭侯。後頗好逸遊，爲閭里患，以輕薄稱。及長，折節修士操，涉獵書記，善碁工射。

歷位驃騎將軍王晏長史。晏誅，出爲晉陵太守。潔己爲政，妻子不免饑寒，時號廉平。王敬則作亂，瞻赴都，敬則經晉陵郡，人多附之。敬則敗，台軍討賊黨，瞻言愚人易動，不足窮法。齊明帝從之。所全萬數。遷御史中丞。

梁台建，爲侍中、吏部尚書。性率亮，居選部，所舉多行其意。頗嗜酒，每飲或彌日，而精神朗贍，不廢簿領。梁武每稱瞻有三術：射、棋、酒也。卒，謚康侯。子長玄早卒。

弘四弟：虞、柳、孺、曇首。虞字休仲，位廷尉卿。虞子深字景度，有美名，位新安太守。柳、孺事列於前，曇首別卷。

玄孫 沖

沖字長深，弘玄孫也。祖僧衍，位侍中。父茂璋字胤光，仕梁位給事黃門侍郎。沖母，梁武帝妹新安公主，卒于齊世。武帝深鍾愛沖，賜爵東安亭侯。累遷侍中，南郡太守。習于法令，政號平理，雖無赫赫之譽，久而見思。曉音樂，習歌舞，善與人交，貴遊之中，聲名籍甚。

侯景之亂，元帝承制，沖求解南郡讓王僧辯，並獻女伎十人，以助軍賞。侯景平，授丹陽尹。魏平江陵，敬帝爲太宰承制，以沖爲左長史。紹泰中，累遷左光祿大夫、尚書左

僕射、開府儀同三司，給扶。

陳武帝受禪，領太子少傅，加特進、左光祿大夫，領丹陽尹，參撰律令。帝以沖前代舊臣，特申長幼之敬。文帝即位，益加尊重，嘗從幸司空徐度宅，宴筵之上，賜以幾。光大元年薨，年七十六，贈司空，謚曰元簡。

沖有子三十人，並致通官；第十二子瑒。

沖第十二子 瑒

瑒字子瑛，沈靜有器局，美風儀。梁元帝時，位太子中庶子。陳武帝入輔，以爲司徒左長史。文帝即位，累遷太子中庶子、散騎常侍、侍中。父沖嘗爲瑒辭領中庶子，文帝顧沖曰：「所以久留瑒于承華，正欲使太子微有瑒風法耳。」

宣帝即位，曆中書令，吏部尚書。瑒性寬和，務清靜，無所抑揚。遷尚書左僕射，加侍中，參選事。

瑒居家篤睦，每歲時饋遺，遍及近親。敦誘諸弟，稟其規訓。卒，贈特進，謚曰光子。

瑒弟 瑜

瑒弟瑜字子珪，亦知名。美容儀。年三十，官至侍中。永定元年使齊，以陳郡袁憲爲副。齊以王琳故，囚之。齊文宣每行，載死囚以從，齊人呼曰供禦囚。每佗怒，則召殺之。瑜及憲並危殆者數矣，齊僕射楊遵彥每救護之。天嘉二年還朝，復爲侍中。卒，謚曰貞子。

論

論曰：語云：「不有君子，其能國乎？」。晉自中原沸騰，介居江左，以一隅之地，抗衡上國，年移三百，蓋有憑焉。其初諺云：「王與馬，共天下。」蓋王氏人倫之盛，實始是矣。及夫休元弟兄，並舉棟樑之任，下逮世嗣，無虧文雅之風。其所以簪纓不替，豈徒然也。僧達倡狂成性，元長躁競不止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